

CAMBRIDGE

剑桥经济史系列

Stanley L. Engerman
Robert E. Gallm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I)

剑桥美国 经济史

(第三卷)

下册

20世纪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主 编 斯坦利·L. 恩格尔曼 罗伯特·E. 高尔曼
总 译 校 高德步 王 珏
本卷主译 蔡 挺 张 林 李雅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剑桥经济史系列

*Stanley L. Engerman
Robert E. Gallm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I)

剑桥美国 经济史

(第三卷)

下册

20世纪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主 编 斯坦利·L. 恩格尔曼 罗伯特·E. 高尔曼
总 译 校 高德步 王 珏
本卷主译 蔡 挺 张 林 李雅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经济史. 第三卷 / (美) 恩格尔曼 (Engerman, S. L.), (美) 高尔曼 (Gallman, R. E.) 主编; 高德步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5

书名原文: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BN 978-7-300-22771-9

I. ①剑… II. ①恩…②高…③高… III. ①经济史 - 美国 IV. ①F1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153 号

剑桥美国经济史 (第三卷): 20 世纪

主 编 斯坦利·L. 恩格尔曼 罗伯特·E. 高尔曼

总译校 高德步 王 珏

本卷主译 蔡 挺 张 林 李雅菁

Jianqiao Meiguo Jingjishi (Di-san Juan): 20 Shi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 × 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59.75 插页 6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958 000

定 价 168.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第 9 章 **20 世纪美国的人口增长 // 451**

生育率 // 451

预期寿命和健康 // 458

人口的国内迁移和空间分布 // 465

新的新兴人口迁移 // 474

人口趋势和长期经济增长 // 477

总 结 // 483

注 释 // 484

第 10 章 **20 世纪的劳动市场 // 489**

引 言 // 489

劳动力构成和部门分布 // 494

劳动报酬 // 502

劳动参与率：劳动力的面貌 // 508

现代劳动市场的演化 // 519

停工期：失业、临时解雇、疾病和季节性 // 522

不平等 // 529

教育与人力资本 // 537

政府与劳动市场 // 540

总结 // 542

注释 // 543

第11章 劳工法 // 550

引言：劳工法的定义及历史 // 550

起始：1600—1860年 // 552

矛盾：1860—1930年 // 562

同化：1930—1980年 // 582

结论 // 600

注释 // 600

第12章 北方农业的变迁：1910—1990年 // 607

引言 // 607

地区对比：1910—1990年 // 609

生产率增长 // 612

农业问题 // 626

农业政策 // 635

农业的未来 // 643

注释 // 645

第13章 20世纪的银行业和金融 // 654

引言 // 654

战争与和平期间的联邦储备, 1913—1929年 // 655

20世纪20年代金融体系的成熟 // 657

金融体系的崩溃, 1929—1933年 // 667

新政和金融体系的重建 // 673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 682

新政的高潮, 1951—1971年 // 684

新一轮的危机和变革, 1970—2000年 // 693

未来的金融体系 // 709

注 释 // 709

第14章 **20世纪的技术变迁** // 713

引 言 // 713

创新组织和机构化: 1900—1990年 // 717

内燃机 // 733

化 学 // 747

电力和电子学 // 763

电子技术革命: 1947—1990年 // 773

总 结 // 796

注 释 // 803

第15章 **20世纪美国的企业经济** // 814

第一次公司变革, 1897—1940年 // 817

第二次公司变革, 1940—1970年 // 831

1970年到目前全球竞争推动第三次公司变革 // 839

历史教训 // 845

注 释 // 847

第16章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 // 851

全国性的竞争市场, 1914—1932年 // 853

新政管制的时代, 1933—1968年 // 856

控制工业主义的社会成本, 1964—1977年 // 866

新政管制体制的崩溃, 1968—1983年 // 872

20世纪80年代向管制下的竞争的转变 // 882

结束语: 政府在管制中的作用 // 885

注释 // 886

第17章 公共部门 // 894

政治过程 // 898

19世纪的背景 // 900

直到1917年的进步主义的政策措施 // 902

第一次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 905

20世纪20年代的巩固 // 910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 // 913

第三次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 // 921

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府: 1946—1980年 // 923

里根的“革命”: 1981—1992年 // 929

总结 // 932

注释 // 933

第9章

20世纪美国的人口增长*

理查德·A. 伊斯特林 (Richard A. Easterlin)

20世纪美国的人口增长在许多方面都已引人注目。死亡率降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水平。从出生上看有一个巨大的生育高峰和生育低谷。随着目前生育率处于低位和预期寿命处于高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新问题。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已经与19世纪有了很大不同，比如出现了美国国内迁移的新方向，国际迁移的起源从欧洲转变为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些变化部分是由于经济条件，但是公共政策和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本章将依次论述生育率、死亡率、美国国内人口迁移、国际人口迁移，最后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生育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自信地设想美国人口增长正在慢慢停下来。该设想

* 作者感谢 Donna Hokoda Ebata 和 Christine M. Schaeffer 的出色帮助以及南加州大学的经济资助。

随后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长的巨大高潮所推翻，战后一位学者将其描述为
505 “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出乎意料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1] (见图 9-1)。这个人口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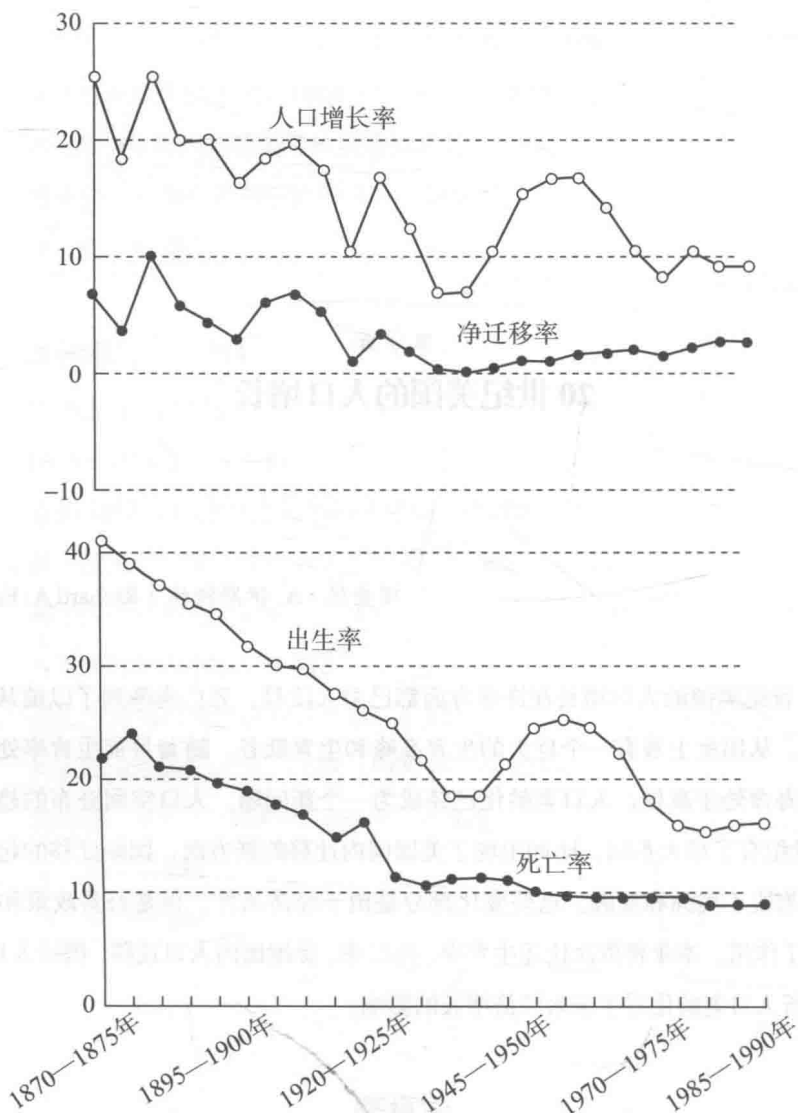


图 9-1 从变化的构成看人口增长，从 1870—1875 年到 1985—1990 年

资料来源: Richard A. Easterlin,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1968), 24,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 *Statistical Abstract* 更新。变化率是根据每年人口构成的变化除以年中人口数而得到, 年均增长率是由从 0 和 5 开始的 5 年期计算出来的。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随后出现了一个同样令人惊讶的人口“低谷”。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很少有学者认为那时的人口高增长率会长期持续下去，但是没有一个人预见到随后人口减少的速度和深度。这次人口增长的高峰和低谷模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戏剧性和无法预料的发展模式之一。

事实

人口增长率的波动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因为追溯到有可靠记录的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人口增长率的大起大落。1940年以前这些波动（通常被命名为库兹涅茨周期，以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这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持续15~25年，主要是由移民波动造成的（见图9-1）。对于1940年以后而言，不同的是这些波动持续的时间，大约是40年而不是20年，以及这些波动是源于生育率的波动——婴儿出生高峰和低谷——而不是源于移民（见图9-1）。美国生育率的这样一个大幅度波动是史无前例的。许多西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生育率波动情况与美国有些相似，但它们达到高峰的时间要晚一些，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并且规模要小一些。

生育率在1976年达到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低点之后，基本保持了10年不变（见图9-2）。自1987年起它又开始有所上升，这个变化再次使许多预测者大惑不解。

在20世纪初，黑人的生育率大大高于白人的生育率（见图9-2）。虽然这些差别一直存在，但是在今天这一差别已经比一个世纪前大大缩小，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两个种族在同一时期波动的惊人相似性——从20世纪30年代的低谷，经过随后的生育高峰和生育低谷，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突然跃升。显然两个种族的这些波动一定有共同的原因。

原因

20世纪美国生育率最显著的方面，也是最让人费解的方面，就是生育高峰和生育低谷。本章对此的解释建立在所谓的“相对收入”理论上。^[2]

507

在该理论中，典型的年轻夫妇组成家庭的决策严重依赖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前景的预期。这种估计越乐观，他们越乐于结婚和建立家庭，年轻女性在组建家

508

庭后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从事家庭外工作就越不会感到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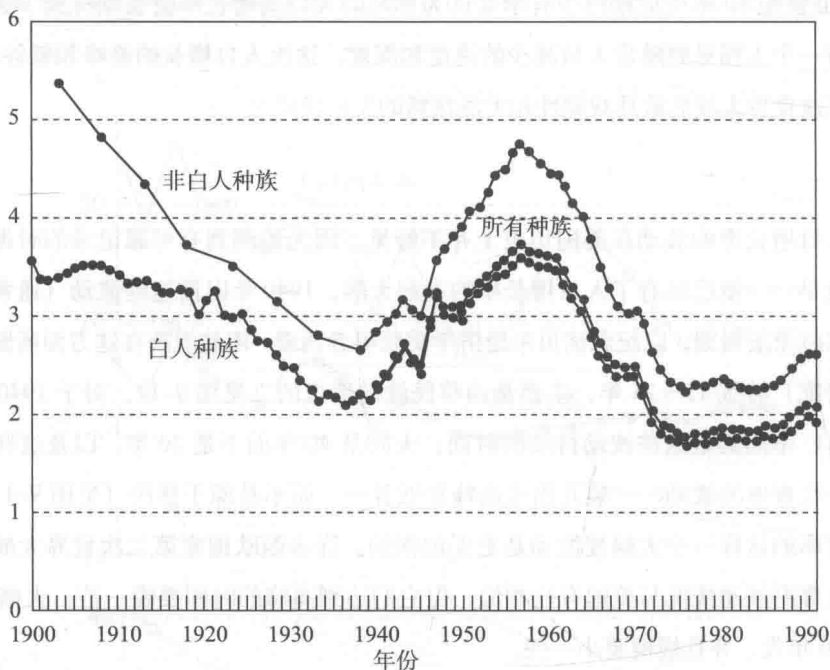


图 9-2 各种族的总生育率，1900—1991 年

说明：总生育率是指，如果一个妇女在她的整个生育期内，按照当年流行的预期生育率进行生育，能够生育的平均婴儿个数。

资料来源：1900—1939, Michael Hain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920”, in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2000);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 C., 1975); 1960-present, U. S.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arious dates.

有两个因素影响夫妇想实现的渴望的生活方式的前景。一个是夫妇俩赚钱的能力，另一个是他们对物质的追求。二者的关系决定做出组成家庭的决策的难易程度——所以用相对收入表示这个理论。预期收入相对物质追求的比例高（更高的相对收入），鼓励组建家庭；若该比例低，则不鼓励组建家庭。

一对年轻夫妇怎样判断收入前景呢？显然要考虑许多因素，包括精力、雄心、教育、“关系网”等。但是看来人们“所劳与所得”的实际经历最终将决定收入预期。

如果容易找到工作，收入丰厚，并且晋升很快，那么前景是美好的；如果时运不济，那么前景堪忧。

劳动市场的景气程度影响收入预期，而家庭的经济背景根基是影响物质追求的最主要的因素。年轻人对于应该如何生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所处物质环境的副产品。所以，经济追求是无意习得，或是一个人在父母的家庭中形成的美德内化而成。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出身家庭的收入状况造成的。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物质追求，包括宗教、正规教育、邻里环境、同辈人或亲戚的影响——许多环境因素进入了社会学中所谓的个体“社会化经历”，也就是经过若干年的转变，从一个在家庭庇护下的少年，变成一个具有独立行事能力的社会成员。但这些因素中的许多部分——居住在哪，在哪个学校接受教育，同伴是什么样的人——也是由父母的收入决定的。

如果用来解释生育高峰和生育低谷，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处于组建家庭年龄的同批人，因为曾出现的生育高峰，所以他们都是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的节俭环境下被抚养长大的。因此，他们对物质追求的期望是很低的。然而，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经历则出奇地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长期扩张以及年轻劳动力相对稀缺，而后者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史无前例的低生育率的后遗症。所以这批人享有较高的相对收入，也就是说，相对于他们的物质追求而言，他们的收入很高。这就鼓励了早婚和早育，以及更大的家庭规模，从而导致了持续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生育高峰。

509

随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环境则趋于逆转——相对收入下降，结婚和生育年龄推迟，家庭规模缩小，最后出现了一个生育低谷。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批人养成了比较高的物质追求预期，因为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长期繁荣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然而，他们所处的劳动市场远比他们父辈的时候糟糕，部分由于总需求增长的萎缩，部分由于年轻劳动力相对供给的急剧增长，它本身就是生育高峰的直接后果。

生育高峰和生育低谷的另一个解释集中于妇女的时间价值。^[3] 丈夫收入的提高被认为对生育率有正效应，妻子工资率的提高则被认为由于时间价值的影响而具有负效应。这个负效应被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工资率的增加意味着提高了妇女脱离劳动市场的成本。她在劳动市场上获得的工资的增加意味着拥有孩子的成本增加并

且导致推迟生育。

人们认为，在生育高峰时期，相对于男性，女性劳动市场是比较小的；所以，女性劳动市场随着男性劳动市场的扩张而做较小的扩张。这样，在生育高峰期，男性劳动力工资上升而女性劳动力工资基本不变，从而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个正效应，这反映了男性工资率与女性工资率相比在变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如果女性生育率的弹性远高于男性，即使女性工资率随着男性工资率小幅上涨，负效应也将占主导地位。1960年前后女性工资率和男性工资率的不同变化，导致生育率先上升而后下降。年轻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随着生育率在两个时期做反向运动，这反映了女性工资率不同的作用力方向。

510 这种观点已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最主要是因为它对于女性劳动市场趋势的错误理解。^[4]实际上，女性劳动市场在二战后的生育高峰过程中一直运行良好，该理论的倡导者误用了一个不完善的工资序列。他们也误判了女性劳动市场的力量，仅仅看到年轻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而不是所有女性。当他们既看到年轻女性又看到年长女性的情况时，就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一直在稳定增长。然而，在满足这种需求时，年轻女性和年长女性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在生育高峰期，当年轻女性选择生育时，年长女性满足了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在生育低谷期，年轻女性推迟生育，她们满足了这种需求。最近，由于生育率有所提高，年轻女性和年长女性的相对地位又开始逆转（见图 9-3）。

另一种生育低谷理论强调生育控制技术越来越容易获得，而且这种技术在不断进步。1960年6月，人们盼望已久的控制生育的口服药片被批准使用，从那以后使用口服避孕药的人数迅速增加。20世纪60年代开始引入宫内节育器（IUD）。这个时期法律也广泛放宽了对堕胎的限制，堕胎更加容易。一些学者认为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控制生育的新工具，这是导致生育低谷的关键。^[5]

人们有许多理由质疑该理论。调查证据显示，远在口服避孕药被引入之前，大部分年轻的美国家庭就在进行避孕，因而口服避孕药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一种新方法代替了旧方法。对于许多家庭——特别是通常使用安全期避孕法的天主教家庭——口服避孕药是一种更有效的避孕手段。然而经验显示，如果限制生育的动机强烈，
511 所谓低效的方法也能被有效使用。20世纪30年代的夫妇使用的原始避孕方法，使那

个时期实现了低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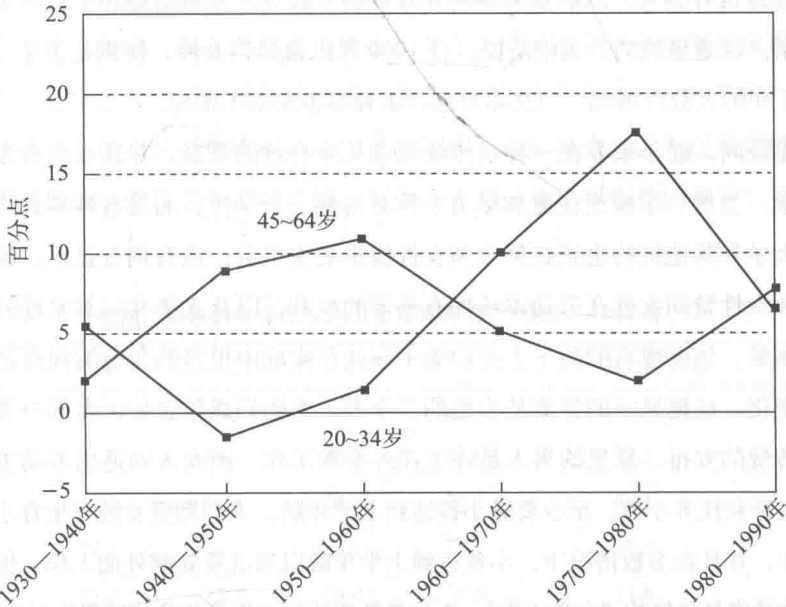


图 9-3 从 1930—1940 年到 1980—1990 年，年轻女性和年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每 10 年的变化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various dates).

更重要的是这个避孕用具可获得性理论仍然无法解释生育高峰。生育高峰期并不是美国人控制生育的能力下降的时期，这不同于人们为了解释生育高峰而不得不宣称的情况。恰恰相反，作为部队服役教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多的年轻美国男性系统地学会了生育控制技术（主要是避孕套），尽管人们毫无疑问普遍增加了避孕的知识，但是战后生育率暴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口服避孕药和避孕药具可获得性的其他变化可能对于降低生育率有一些附加的影响。但由于刚刚提到的那些原因，看起来似乎是，这些新技术得以快速传播，本身就是由于年轻人相对收入水平恶化而限制生育的结果，而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流行的解释——也是对于生育低谷，而不是对于生育高峰——是基于对女性角色态度和地位的变化。这种观点断言，年轻女性关于她们在生活中的适当角 512

色的观点，在人口控制和推动劳动市场的方向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在涌现的现代女性受过良好教育、以职业为导向并且经济上独立，即从结婚和生育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这是显然的，也就是说，自1960年以来年轻女性，特别是妻子，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人数在增加，与之相对应，生育率也发生了剧变。

毫无疑问，近年来存在一种对传统观点从未有过的质疑，并且观念存在变化的真实迹象。当然，学校正在更加尽力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而没有性别歧视；并且企业、大学和其他机构也正在努力为女性提供更多机会。也有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赞同女性在劳动市场拥有平等的权利，以及夫妻共同对家庭的重要事情做出决策。然而现有的关于丈夫和妻子应该在家庭中担当的角色的观点是否有了根本性变化，证据显示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当他们成年之后，大部分男性和女性认同传统的安排，家里的男人是终生在外全职工作，而女人则退出劳动市场，待在家里生育和抚养小孩，至少要等小孩达到上学年龄。人们期望女性在生育小孩之前在外工作，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小孩达到上学年龄以后就重新到外面工作。但女性想找的工作通常是传统的“女性工作”，正如男性想找的工作是传统的“男性工作”一样。对于女性来说，既有一份全职工作又要抚养学龄前儿童，并不是一种良好的处境。^[6]

人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末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将验证这些理论。这三个理论——女性时间价值理论、避孕药具的获得和技术观点、“新女性”观点——基本上预见生育率的趋势；实际上，一个支持时间价值观点的学者甚至认为，总生育率会达到1.5%的新低。^[7]相反，“相对收入”观点认为，生育率会保持稳定，并且可能上升。生育率上升被看作是年轻劳动力越来越稀缺的结果（生育低谷的反弹），如果加上强劲的总需求增长，将会改善年轻工人的相对收入。

513 正如所看到的，实际上1987年以来生育率已经上升了，虽然1989年以后的经济减速缓和了这种上升。^[8]

预期寿命和健康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一个1860年出生的婴儿，平均预期寿命大约为41岁。在1992年这个相应数值大约为76岁

[见表9-1第(1)项]。到20世纪60年代,死亡率的极大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些传染病几乎被根除,例如肺结核、霍乱、白喉、天花、猩红热。因为这些疾病不仅置人死地,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个时期伴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健康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种新的死亡率改进模式开始了,如一些退化疾病,特别是心脏病,开始减少,但无法确定健康的改善是否伴随着后一阶段的死亡率下降。下面,先描述死亡率变化的事实,然后说明原因。

表9-1 分性别、种族的特定年份的出生预期寿命,1860—1992年

年份	(1) 综合	(2) 男性	(3) 女性	(4) 白人	(5) 黑人和其他	(6) 黑人
1860	40.9	n.a.	n.a.	n.a.	n.a.	n.a.
1900 ^a	47.3	46.3	48.3	47.6	33.0	n.a.
1968	70.2	66.6	74.1	71.1	64.1	n.a.
1982	74.5	70.8	78.1	75.1	70.9	69.4
1992	75.7	72.3	79.0	76.5	71.8	69.8

a. 只对有死亡登记的州进行估计。

说明:出生预期寿命是指,如果一批婴儿按照出生年份的年龄别死亡率度过一生,这批婴儿期望能生存的平均年数。

资料来源:1860, Michael Hain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920", in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2000); all other dat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Volume II—Mortality, Part A* (Hyattsville, MD, 1991),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Annual Summary of Births, Marriages, Divorces, and Deaths, U. S. 1992*, 41(1993).

事实

虽然死亡率在20世纪已经急剧下降,但仍有一些快速或减速下降的时期。1900—1954年,下降的幅度是很大的,1936—1954年下降的幅度最大(见表9-2)。随后经历了直到1968年这样一个实质上的停滞时期,这个现象如此突出,以致国家健康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64年警告:“美国的死亡率已经达到一个低点,无法预见像过去经历的那样有进一步下降。”^[9]这种说明在当时看起来合理,但是后来被事实推翻了。1968—1982年,又出现了死亡率下降,下降的

幅度并不比 1936—1954 年小很多。1982 年以来死亡率继续下降,但是变化的幅度只有 1968—1982 年的一半。

表 9-2 1900—1993 年分时期经过年龄结构调整的总死亡率的变化率

时期	变化率 (%/年)
1900—1936	-0.87
1936—1954	-2.09
1954—1968	-0.19
1968—1982	-1.74
1982—1993	-0.81

说明:本表中经过年龄结构调整的死亡率,是基于人口年龄分布不变,只有年龄别死亡率变化。概约死亡率是指每年死亡人口总数除以年中总人口的比率,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度量死亡率改善的指标,因为它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资料来源:1900—1969,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 C., 1975); 1970—1988,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1989—1992: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33); 1993,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4).

死亡率下降对于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都是很平常的。到 1992 年,出生预期寿命大约为 70 岁,或者有些人群更高一些 [表 9-1, 第 (2)~(6) 项]。然而改善的程度有差异,黑人 1900 年的预期寿命比白人大约少 15 年,到 1982 年这个差距缩小为 6 年以下,从那以后这个差距又扩大了近 1 年。不同性别的预期寿命有差异,在 1900 年女性比男性约长寿 2 年,到 1968 年扩大到 7.5 年,从那以后差距又略有缩小。

在死亡率下降的早期,直到 1954 年,各年龄组都在下降,特别是年轻年龄组下降得更快 (见图 9-4)。实际上,甚至在死亡率基本保持不变的 1954—1968 年期间,15 岁以下的年龄组的死亡率仍在下降,而且在 1968 年以后也是如此。然而其他年龄组从 1968 年以后存在一个突出的历史发展模式的中断,45 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在 1968 年以后的死亡率的下降率甚至超过了 1954 年以前。15~44 岁年龄组的人口死亡率显然下降得更少。年龄模式的转变部分反映了艾滋病在 25~45 岁年龄组中对死亡率下降的影响。老年组有更高的下降率主要是由于对心脏病的预防和治疗技术的